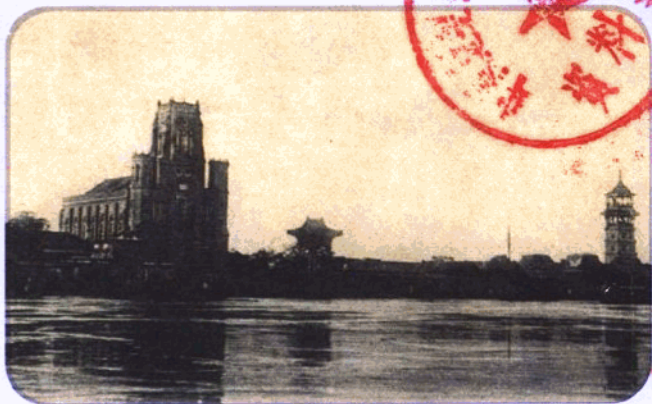


02

2001. 1 (总第八十九辑)



- 要 ● 战斗在敌人心脏
- 第二次创业
- 目 ● 一贯道在宁波地区的罪恶内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PDG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2001·1(总第89辑)

峥嵘岁月

- 战斗在敌人心脏 王律飞(1)
忆父亲任应岐 任秀霞(26)

新闻史话

- 我国早期妇女运动的出版物
——《妇女日报》 胡蔼立 殷子纯(37)
新中国第一张团报——《天津青年报》 马贤铎(46)
我国开拓技术市场的第一张
报纸诞生在天津 郭娴贞(56)

工商忆往

- 第二次创业 葛子平(64)
周运元与天津升大营造厂琐忆 景玉龙(93)
天津机器铸铁业杰出人物史玉凯 杜少川(98)

人物春秋

- 回族名医哈荔田 谢文良(105)
忆天津卫生事业建设的带头人赵芸一 王继秋(112)
杨建民的体操生涯 萧英华(124)

-
- 一贯道在宁波地区的罪恶内幕..... 徐正康(134)
-

-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85 至 88 辑目录索引 (184)
封面照片说明 (63)

战斗在敌人心脏

~~~~~ 王 律 飞 ~~~~~

北京市公安局的《金盾》杂志社在1993年6月号上刊载了《英雄在敌人心脏里》的长篇报道，并刊登了报道中的主人公在敌人心脏工作时照的大幅照片。

文章中的英雄就是原天津市公安局侦察人员王维、窦燕纲夫妇。他们夫妇在抗战胜利后曾在北京做过地下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了上级党组织表彰。

敌人心脏是指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统局（后改为保密局）所属的北平站、东北站和天津站。

文章中所报道的英雄史实，过去由于敌情工作的需要，很少有人知道。笔者是王维的弟弟，解放后长期在公安部门工作。“文化大革命”前，王维曾同笔者合写电影剧本，为此曾详细向笔者介绍了1943至1949年初他和窦燕纲在天津从事地下斗争的经历。他们曾同凶狠狡猾的军统特务们进行机智勇敢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要情报，为天津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在“文革”期间江青在1968年2月21日接见天津群众时，专门攻击天津“公检法”，特别是解放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无一幸免，王维同志首当其冲。他在江青臭名昭著的所谓“二二一”讲话之后的6月23日被迫害致死，年仅44岁。

“四人帮”倒台后，1978年12月6日，天津市党组织联合在烈士陵园为王维同志专门召开了平反昭雪的追悼大会，市领导在悼

词中说：“王维同志在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忠诚党的事业，深入敌人内部，冒着生命危险，牺牲个人利益，机智勇敢地进行斗争，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 一、热爱祖国、追求真理

王维 1924 年 8 月诞生在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苇子峪镇的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里。新宾是一个山青水秀，鸟语花香，五谷丰登，人壮马肥的好地方。清太祖努尔哈赤就诞生在这里。新宾是清朝的发源地，也是清朝（后金）第一代建都的地方。

当王维刚迈进学堂读书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为了逃避日本人和战乱，全家由新宾苇子峪乘马车到本溪市，再由本溪改乘火车到沈阳。这时平沈铁路已经中断，又改道南下到营口，乘海轮到天津投靠叔叔王一民。我家走后不久，日本得知苇子峪镇的王家出了一个和日本作战的王一民将军，而且正在天津指挥中国保安部队同日本军队及其汉奸便衣队在作战（史称天津事变）。为此，日本人把我家的商店和住宅全部烧掉。

我家搬到天津后，父亲在天津长芦盐务管理局找到一个职员的工作。因收入微薄，父母把四哥王维送到叔叔王一民家寄养。此时，王一民率领天津市保安队指战员把日本军队支持的汉奸便衣队镇压下去，使天津没有变成第二个沈阳。不久，王一民由天津市保安总队长晋升为天津市公安局长。原天津市公安局长，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晋升为天津市长。王一民和张学良、张学铭兄弟是前后同学。王一民和张学良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同学。后来，由于王一民品学兼优，又被张家父子保送到日本陆军军官专门学校深造。同去留学的还有张学铭。

王维青少年时，好学上进，品学兼优。在小学和在天津汇文中学读书时，被老师委任为班长，又被同学们推为学生会主席，深受

同学们和老师的信任。尤其是一次全体师生到郊外野游时，突降大雨。作为校旗旗手王维同学，为了爱护校旗，把自己的雨衣脱下，将校旗包住。待大雨停后，校旗一点也未被大雨淋湿，而王维同学自己却被大雨淋透。为此，校务会议决定：给王维同学记大功一次，以资鼓励。过几天王维回家，从未谈过此事。

我是在塘沽扶轮学校(铁路小学)读的小学。七七事变前，学校操场上的旗杆，只挂着中国旗。事变后，在中国旗下面又挂上了个日本旗。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的国旗又升在上面，中国国旗反而降到日本太阳旗的下面，我带着这个问题问王维。他说：小弟，塘沽是中国领土，挂中国国旗是理所应当，挂日本太阳旗，那就不正常了，那只能说明日本是中国的统治国。日本国旗先下后上，更说明日本统治中国的程度，也就是说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殖民地。就象目前华北的王克敏、王揖唐两个汉奸，全面听命于日本主子。正直的中国人，不原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必然起来反抗！”我又问：“你呢？”王维说：“小弟弟，四哥不是口是心非的人”

一年后，也就是1943年王维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的洪流中去。

## 二、投身于抗日行列

1942年，王维从北平伪高等警官学校毕业后，王一民通过他在东北军时的老部下，日伪天津市警察局局长阎家琦给王维在警察局找个“局员”的位子。

王维有机会经常同到王一民家来访的原东北军高级将领张作相、刘翼飞、张学铭等人交谈。有时缺少人手，也同这些长辈们打几圈麻将。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为忘年交了。他们交谈的主题，大都离不开当前的时局，以及他们的少帅张学良被老蒋扣押之事。从他们之间谈话中得知，他们都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尤其是张学铭

和王一民，在1934年11月“天津事变”时，一个是天津市公安局长；一个是天津市保安总队长，他俩又是战时的天津市戒严司令的正副司令，直接指挥保安队同日本人及其汉奸便衣队作过战。日本人对他们恨之入骨。但是，日本人为了统治天津，统治华北，多次通过当了汉奸的阎家琦等人拉他们出来为日本人服务，并答应以高官厚禄相报，均被他们拒绝。另外，这些老东北军人又不愿到重庆去。因为他们的少帅还被老蒋扣着，对蒋介石的为人极不满意。这些言谈和想法对青年王维影响很大。

这时期，有一人闯入王维的生活，改变了王维的一生。这个人就是王一民妻子的亲戚张尔仁，张称王一民为姨老爷。王一民非常赏识这位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能说会道的晚辈，并出面保举他到天津市警察局外事科任职。由于张的外语好，在工作上又很卖力，很快就被提拔为外事科长。实际上，张尔仁是做地工时的化名，他的真名叫张植凡。1936年在北平燕京大学时，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投奔延安。由于他与王一民的关系，组织上派他到天津做地下工作。这时，张植凡已是晋察冀边区社会部的科长。此次，张植凡到天津的任务是首先站住脚，然后再从有爱国心的抗日青年中发展壮大组织。王维就是他到天津后第一个培养和发展的对象。他发现王维是一个机智勇敢、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就象兄弟一样地影响和帮助王维。初期，他俩几乎天天地一起，海阔天空地聊起来，谈社会、谈国家、谈前途、谈青年的责任。从“西安事变”，谈到“国共合作”；从全国抗战谈到将来建设和平民主的新国家。张植凡每每对时局的精辟分析，都使王维心悦诚服。这娓娓的交谈，有如大旱的甘露，洗开了王维苦闷的心。从此王维决心跟着共产党走，那怕上刀山下火海也决不回头。经过一个时期的培养和考察，中共晋察冀边区社会部正式批准王维同志为我党派往敌占区一名地下情报战士。王维利用警察局“局员”的特殊身份，活跃于平津地区日伪军警特以及上层社会人物之间，探听、搜集日伪军

驻防活动以及扫荡情况，通过张植凡上报给根据地。

另外，王维曾营救过不少抗日志士。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在华北地区的统治，先后进行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每次都逮捕一批抗日志士和无辜群众。经王维深入各监狱和拘留所调查后，向敌伪警察局长阎家琦写一报告，说明无辜情况，请求无罪释放。阎家琦权衡利弊，眼见日本人就要完了，为了减轻自己的罪恶，同意王维的调查报告，释放了大批犯人。这件事，天津解放后，阎家琦曾提出过，称他做过好事，请求减刑。（天津解放后，阎家琦以汉奸罪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入狱。正巧，审讯阎家琦的就是他的“老部下”王维）。

### 三、“MOI”和“MO2”

抗战胜利前夕，日本人发现了王维的抗日爱国活动，准备逮捕他。没等日本人下手，王维早已带领女友窦燕纲到解放区去了。不久，抗战胜利了。王维和窦燕纲随着冀察军区的部队解放了华北重镇张家口市，歼灭日伪军两千多人。抗战胜利之初的张家口市象“过节”似的，到处听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大街小巷不分男女老少扭秧歌、踩高跷。王维窦燕纲也同大家一起，在马路上边歌边舞，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就在全民族欢庆胜利的日子里，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从空中、海上派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华北、华东、东北等地强占北平、天津、沈阳等大城市，不惜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王维、窦燕纲这一对革命青年是在大城市长大的，没有经过艰苦的革命锻炼，对解放区，对革命军队，对革命的一切都怀有极大的热情。他们对解放区是那么的想往，多么希望在革命的大熔炉里得到锻炼，得到提高。可是，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告诉他们为了革命利益的需要，他们必须放弃留在解放区工作的愿望，重新回到他们所熟悉的环境，同新的魔鬼进行战斗。开始时这对革命情侣还想不通，

认为他们是追求真理、热爱新生活的青年，应该生活在有真理的地方，沐浴着解放的阳光，茁壮地成长。尤其是象他们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不应该再回到他们所熟悉所厌恶的鬼魅横行的地方。特别是王维、窦燕纲这一对革命青年在参观过“抗大分校”和“华北联大”以后，更加羡慕这些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的男女青年，在解放了的天地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聚集在一起读书、学习、放声高歌的情景，更使他们向往，恨不得马上加入这些身穿灰制服的行列。

他们的直接领导者张植凡和边区公安管理处情报科长张友恒（天津解放后，任天津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处长）对他们说：“到敌占区，做敌人的情报工作，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的，必须具备掩护条件，你们一个是东北军高级将领，当过天津市公安局长的侄儿，一个是敌军军长的“千金”，你们可以在敌占区通行无阻，而且你们已有做地工的经验，更是难得。情报工作是党的耳目，是战胜敌人不可缺少的尖兵，知己知彼，才能战胜敌人。准确致命的情报，可以超过千军万马，象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打入敌人心脏，获取情报，其某种程度上要比拿刀枪上前线更紧张更危险更有价值。

为了便于掩护，经组织批准王维和窦燕纲这一对革命伴侣，在张家口最大的解放饭店举行简朴热烈的婚礼。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公安管理处有关领导专门为他俩安排了半个月的秘密情报工作训练。在临赴平津的头一天晚上，边区公安处正式通知王维和窦燕纲的潜伏代号：“MO1”和“MO2”。这两个代号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不断地出现在平津和东北解放战场的电波里，出现在东北和华北的解放区的文件内。

#### 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在1945年初冬的一天晚上，王维、窦燕纲夫妇，带着秘密使命

告别了刚刚解放的华北区最大的城市张家口，经过长途跋涉，一路上坐马车、骑毛驴、爬山涉水、宿村住店，绕过封锁线，通过卡子口，终于到达离开两个多月的故都北平。

两个月前，窦家大小姐的突然失踪，曾引起窦家一片惊愕与混乱。窦母每天以泪洗面，并在北平各报大登广告，到处寻人。窦燕纲长得眉清目秀，聪颖可爱，是父母在日本留学时所生，父母视其为掌上明珠。张口必称：“江户如何？”（窦燕纲是在日本故都江户出生，因而得此乳名），她从没有离开过父母。此次一离两个多月，又不知下落，窦家闹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在此以前，前来提亲的，不乏名门望族，有钱有势的公子后生大有人在，却没有一个看中的。然而情窦初开的姑娘却爱上了一无地位二无财产的王维。父母大惑不解，极力反对，所以把他们到解放区视为“逃婚”是很合情理的。窦家父母虽然极力反对，但见女儿已安全返回，而且早已“木已成舟”只好顺水推舟了。但是父母提出，他们仅有一个千金，不能如此草率完婚，必须补上个婚宴，找个望重名人做证婚人，以挽回窦家的面子，于是1946年1月28日在北平同合居饭庄举行了热闹气派的婚礼宴会。

对大摆宴会，补办婚礼，王维、窦燕纲夫妇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考虑到为革命所用，尤其是他们父辈所结交的人，大部分都是社会名流、高官显贵，他们其中一部分人将来可为他们提供情报的重要来源。离开张家口时，组织上一再提醒他们，如有机会和可能，一定打入敌特内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月28日，应邀参加他们婚礼的有东北军的故旧，也有国民党的新贵。婚礼证婚人为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察哈尔省主席的刘翼飞。在婚礼上叔父王一民介绍东北军一位老友，引起王维的注意。此人名叫陈旭东，是叔父和岳父的留日同学，后来投奔蒋介石，现为军统东北站长。目前正被蒋介石和戴笠派到东北，以接收大员的身份，负责东北各大省情报特务工作，陈旭东这次到北平，想在

平津地区招兵买马，充实军统特务组织。陈旭东见王维年轻有为，经过警察特科训练，又是老友之侄之婿，政治可靠，业务干练，认为他是难得之才，对他说：“只要你到东北去，随时找我，我都可以安排你满意的工作”。随后，经岳母介绍又结识了军统特务许斌。

参加军统，王维和窦燕纲是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这不比打入日伪警察局，这是一个有严密的组织，有铁的纪律，准进不准出的特务组织。前台是杀人魔王戴笠主持，后台老板是蒋介石。军统的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统计调查局。1934年戴笠死后，改为“保密局”。“保密局”表面上归国防部管辖，实际上直属于国民党政权的太上皇蒋介石，是他个人的御用工具，别说是国防部长，就是政府首脑行政院长也不能过问大小一件事。它有捕杀大权，不仅平民百姓，就连军政大员和封疆大吏也怕它三分。蒋介石专用这些死心塌地为他效劳的特务走狗，来监视和控制这些要员。只要一个小报告，轻者罢官，重者掉头，人人提心吊胆，不知何时何事就大祸临头。但又一想，军统权大手长，什么单位，什么行业，它都能把手伸进去，这是猎取情报最好途径。王维和窦燕纲夫妇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一个人只要参加革命，就得把自己交给革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参加革命，没有任何人强迫，更不是混一碗饭。而是自己主动自愿的。否则我们不能抛弃城市的优越生活条件，投身于艰苦而又危险的事业中去。这主要是一个革命者的信念和意志。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建立新中国，那怕洒热血，抛头颅，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打到敌人的心脏里。

## 五、揭穿“中日韩大同盟”的阴谋

婚礼以后，王维和窦燕纲这对新婚夫妇经常到北京饭店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所谓度“蜜月”。活动很广泛，但有重点，舞厅和台球室是他们夫妇每天必到的地方。因为他们猎取的对象——许斌，爱

跳舞，爱打台球。虽然舞技球艺不高，却每天必打必跳。久而久之，窦燕纲成为他最好的舞伴，王维成为他打台球桌上不可缺少的“搭档”。

许斌，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国际学博士。冬夏西服革履，金丝眼镜，手拿文明棍，一派绅士派头。张口“OK”，“闭口”HI”。1933年投入戴笠怀抱，从事海外情报工作，日本投降后，他在北京饭店长年包头等套房，出入乘高级轿车，来往客人多是外国人，行动诡秘。王维夫妇改变了到南方度蜜月旅行的计划，专门到北京饭店同许斌周旋。许斌也愿意同这两个青年人接触。一方面是老友的女儿女婿，知根知底，不会上当；另一方面这对青年才华横溢善交际，能言善辩，又会英文，很合适当他的助手。经过他多方考虑对王维和窦燕纲还是满意的。为此，在一天晚上，在他的套间里宴请王维和窦燕纲夫妇。

许斌说：“你们新婚蜜月已经过了，可否出来帮我老兄一下。我最近想干一番事业，缺少人手。”

王维说：“许老伯，真客气。只要许老伯说一句话，我愿效犬马之劳。”

许斌又说：“老弟是未来国家栋梁之才，一般小事不必劳吾弟大驾。我这里有一笔国际性的大买卖，想请老弟帮忙。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本应世界太平，可是不然，国际共产主义阴谋又在世界各地出现。斯大林借二次世界大战之机，同希特勒合作，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现在东欧各国也要沦为赤色俄国的殖民地。在远东，你们知道，中国的毛泽东，正在奉斯大林的命令，趁日本战败投降之机，抢地盘，企图推翻合法的中央政府。北韓也被共军占领，正在扶植金日成训练军队，随时武装侵略南韩。日本虽然好一些，在麦克阿瑟元帅直接占领下，但是也不能高枕无忧。据最新情报，在延安的日本共党主席冈野进最近已潜回日本，正在同留在日本国内的共党分子勾结在一起，利用合法的外衣，组建日本共产党，重新

活跃于日本政治舞台，企图取得日本议会的多数，组织内阁，夺取政权。另外苏联红军又占领了南库页岛，严密注视着日本国的动态，随时准备南侵。夺了阻止共产帝国的南侵，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阴谋在远东的实现，中日韩三国，在美国的帮助下，必须团结起来，组成反共统一战线。目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组成公开的军事同盟尚不成熟，必须先由三国特工们以民间人士的面目出现，筹建‘中日韩大同盟’。”

王维问：“大同盟的任务是什么？”许斌说：“总的任务是共同反共，互相配合。具体的任务，从目前第一阶段来看，一是反共情报的搜集和交换；二是发动三国知名人士组成反共的民间团体，控制舆论导向，指导反共活动。”王维又问：“中国方面谁负责？何时成立？总部设在哪儿？”许斌回答：“中国方面，原计划由戴老板和我共同负责。戴老板归天了，郑介民又忙于军统处的工作，暂时只能由我负责。”王维说：“许老伯，您看我和燕纲能干些什么？”许斌说：“可以干的事情多了。我不准备从老军统人员中抽调人，因为他们的名声太臭。还不干工作，只要他们一出现，老百姓就知道这个组织是干什么的。我必须找新的人物新的面孔出现。象你这样又懂得情报业务的人材最理想不过了。只要老弟同意，我准备聘任你为我的私人助理，燕纲作我的秘书，你们看如何？”王维赶紧说：“谢谢许老伯的栽培！”窦燕纲也跟着说：“谢谢老伯！”许斌连忙说：“不必客气。你们二位同意，就填写两张表，拿两张二寸照片，这是组织手续，由我负责当介绍人，明天就可以正式上班，办公地点，暂在我的套间外间房子里。如不够，还可以在北京饭店再租一个套间，筹备会议的时间，在下一个月的月初。地点在北京饭店。目前，日本的两名代表已到北平。明天，我领你们见一见他们。南韩的代表和美国的观察员在两三天内就可到达北平。”

第二天，许斌带领王维、窦燕纲夫妇到北京饭店会见了两个日本人，这两个人都会说汉语，是中国通。一个叫辛荣信雄，此人 40

多岁,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国防学的教授,另一个日本人叫获村三郎,30多岁,是日本东京亚州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个获村三郎好象在哪见过,很面熟。王维想起来了,他不是日伪时期的北平特务机关的山本少佐吗?他还在北平高等警官学校当过兼课教官,讲过情报学呢。是他。获村三郎是他改头换面的新名字。虽然这样,王维装不认识,山本也没认出王维,因为王维当时仅是个警校的学员。只听过他讲课,没有同他打过交道。从获村的出现,王维不用许斌的介绍,就知道将要成立的“中日韩大同盟”是个什么货色。

他们见到日本“客人”的第三天,美国“客人”从南京飞到北平。南韩的“客人”也乘轮船由南韩的仁川港到达天津塘沽港。许斌令王维开小轿车到塘沽新港,把两位南韩客人接到北平。那时南韩还没有班机直航中国,仅有不定期的海轮到达天津。

1946年2月初,“中日韩大同盟”筹备会议如期在北京饭店召开。参加筹备会议的正式代表共6人,中日韩三国各2人,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人数不限。会议推选东道主许斌为会议主持人。实际上会议的安排,内容的决定都得听从美国观察员的意见。会议开始,首先听取中日韩三国代表报告本国共产党的活动概况,美国观察员介绍苏俄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动态。经过两天的讨论,最后以美国拿出来的《中日韩大同盟》章程草案为基稿,通过了大同盟章程,从大同盟的宗旨、组织机构到活动经费、活动内容、范围、方式等应有尽有。

王维夫妇将“中日韩大同盟”筹备会议召开的情报及会议的决定内容,通过地下交通全部上报给晋察冀边区社会部。边区社会部又及时转报给延安党中央。为此,王维夫妇受到党中央的表彰。

后来,根据上级的指示,将“中日韩大同盟”活动阴谋,通过蒋管区的民间小报向社会揭露,引起了社会舆论大哗,纷纷登报斥责国民党当局和美国政府破坏和平发动战争。为此,在“中日韩大同盟”的阴谋还未有正式出台,就被粉碎了。

## 六、潘朔端起义

“中日韩大同盟”的阴谋被揭穿以后，许斌受到严重处分，被罢官调回南京。王维和宴燕纲被严密审查了一番，也没查出什么证据。最后不了了之。不久，他们奉党组织的指示，转移到东北地区。1946年3月，苏军撤离沈阳，蒋军刚接收这个城市，王维夫妇就赶到了沈阳去找陈旭东。军统东北站站长陈旭东大为欢迎。他先任命王维为辽阳市警察局督察长，后调沈阳市警察局任高级督察。这都是军统的掩护职务，实际上他任王维为军统东北站直属情报员。虽然这个职务不高，但有陈旭东为后台，在东北各地的军警宪特官员中，都另眼看待，并有所关照。正因为如此，在最初蒋军大举向东北解放区进攻时，我方获得不少情报，都及时地报告给解放区，使我军及时地了解蒋军的战略意图和进攻方向，因而不断得到上级的嘉奖。其中有一件“辽南蒋军空虚”的情报就其本身看来军事价值不大，但在我军高级指挥员手里，却另有一种作用。可以从一般例行情报中，找出趁机围攻，最后迫使蒋军一八四师起义的重大效果来。

1946年5至6月间。东北蒋军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指挥下，正在北线大举进攻四平、长春、吉林，企图迫使我军退到松花江以北。为此，杜聿明将东北蒋军中的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等主力部队都调到北线。而蒋军五十二军正在大举进攻沈阳东南的本溪市区。因而，沈阳以南的辽阳、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等广大地区空虚，仅有蒋军一八四师分散防守，大一点城市，如鞍山市仅驻一个团。小一点城市如辽阳市、营口市仅能驻一个营。辽南各城市的守军和国民党地方政府都在打电报给驻守在大石桥的蒋军第一八四师师部，要求增派援军。六十军的一八四师也急电沈阳东北长官部，请求杜聿明司令官速派援军到辽南各地，否则不仅自

身难保，而且辽南各地也会被共军占领。杜聿明也为此着急，正在筹划向辽南调兵遣将。王维得知这一情况后，起初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作为一般军事动态报给解放区。可是不久，接到电示，令王维亲自到辽阳、鞍山走一趟，查看蒋军虚实，以便决定下一步我军的行动。王维借口去看望姐姐、姐夫，乘火车南下到鞍山市。当时王维的二姐夫文诚是国民党鞍山市保安大队长兼鞍山市城防副司令。王维到文宅后，见文诚一面大发牢骚，一面令勤务兵整理行装，护送二姐回沈阳，好象鞍山市就要失守似的。见此情景，王维问文诚：“你们懂什么？不有六十军吗？”文诚说：“六十军叫杜聿明给调走了，仅剩下一个潘朔端的一八四师防守辽南这一大片，怎么够用。鞍山市仅派一个团防守，昨天这个团的刘团长说，潘师长已令他这个团做好准备，一旦共军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保住一八四师，必须放弃辽南各城市，将部队集中在一起，才有可能不被歼。”王维说：“那你准备怎么样呢？”文诚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电报给辽宁省保安部林司令。他回电说：辽宁地方当局只有两个保安团，一个团留守沈阳，不能动。另一个团已被杜聿明调到本溪打仗去了。听说这个团已被共军打得不象样子了。”

王维将同文诚的谈话以及到鞍山实地观察的情况，报给解放区。我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根据王维上报的情况和其他情报，准备决定快速集结南满部队，抓住战机，以优势的兵力，各个击破驻守在南满各个城市的蒋军，第二次解放辽南大片地区。

南满军区正在准备实施这一作战方案时，突然接到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加急电报：据长春前线的情报，孙立人的新一军在昨天上午突然从前线撤走，急调辽南，增援辽南蒋军。不知此情报是否真实，请你们核实。如果情报真实，辽南攻击战是否进行，请你们慎重考虑。为此，南满军区又电令王维到沈阳落实情况的真实性。

5月下旬某日，王维由辽阳乘车到沈阳。去找军统东北站站长

陈旭东，此时，他正在东北保安长官部开会。王维又赶到长官部，经讯问蒋介石已于昨晚飞抵沈阳，视察东北战局。此时正在召开军事会议，听取各军汇报。王维在会客室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散会，只见蒋介石头戴黑色礼帽，身着黑斗篷，手拿文明手杖第一个从会议室内走出，随后紧跟着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和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赵公武、陈明仁、曾泽生等人，陈旭东几个地位较低的一些人最后走出会议室。王维迅速走上前去，向陈旭东报告：“陈老伯，我有要事向您报告”陈旭东说：“上汽车再说”。

在汽车里，王维向陈旭东报告：“现在辽南不稳，共军还未打进来，自己就乱起来，都在争先恐后地向沈阳跑，这样还行！”

陈旭东说：“这不奇怪。要说去接收，比谁都跑得快，若是说共产党来了，那就跑得更快。反之，要进攻共产党，那比老牛车走得还慢。你要是查问他，他有一大堆理由，什么仗刚打完，伤员给养还没补上；什么士气不好，路难走等等。刚才开的会，若不早散了，就是这些事相互扯皮。”

王维趁机又问：“军长司令们也互相扯皮？”

陈旭东说：“他们扯皮得更厉害。为了派新一军南下增援一八四师的问题，孙立人同杜聿明吵得不可开交。杜聿明命令孙立人马上乘火车南下，火速增援一八四师，孙立人以四平攻坚战刚打完，新一军损失严重，需要补充和休整，不能马上行动。最快也得三天以后才能南下增援。最后，老头子（指蒋介石）采纳了孙立人的意见，新一军休整三天后再南下。”为此，杜聿明气得脸都白了。蒋介石为了缓和杜聿明的怒气，又走到杜聿明跟前，拍着杜的肩膀说：“东北的国军，还是由杜长官指挥。”杜聿明也没好气地说：“可是有的军长居功自傲，不听我指挥”。杜是指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蒋介石装着糊涂笑着说：“不会的。”

王维将此情况，及时报给南满军区。据后来得知，南满军区的首长根据王维这一重要情报，及时地集结了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